

心窗
片羽

竹筒气

◎吴翰

有人说是不是苏州人，一看表情就知道。那就是你故意碰一下对方，露出嗔怪之色的就不是苏州人。我们在买地铁票时不小心碰到一个女人，对方立刻露出不耐烦的眼神，后来一问果然是个台湾人。他们说，真正的苏州人会立刻谦卑地后退让出地方。

有一个跪在姑苏街头的雨中老人给我印象特别深。他和齐白石的萝卜白菜，家常却凝练如明人小品，身上有股子清气。碰撞后，受伤的老人像一根竹筒，一直以一种垂头叩问大地的姿势跪在雨中，挺直是他在困厄中的心理态度，面对地上的血，他背部和双膝形成九十度直角，等待人来援助期间，他一直像跪拜神祇般，一言不发、姿势优雅，这得益于他匀称的身材、不长不短的四肢，很少有人能跪出这种气度。他吸引着我的眼球，直到我走出很远，他仍然一动不动跪在雨中，像一个修行者，仿佛体内植了根竹筒，一股清耀气将他的跪提升到神性的高度。

中国文章有三个精神、铭文精神、竹筒精神、碑帖精神。我一直认为人应该像文章，有点精神。不管坐还是站，哪怕跪，也要养天地浩然正气。这个姑苏老人身上就有这股子气。

我一个陌生人，在姑苏街头所受到的礼遇级别非常高。作为一个外来的低等妖怪，深更半夜使用着半生不熟的方言拦住每个姑苏人询问网上预订的民宿怎么走，天又飘着细雨，我以为是遭遇冷漠、不耐烦，结果姑苏人以罕见的温柔、耐心，从屋里找出纸，细致地画出二三百米之内的拐角，标记。一个在姑苏做民宿的北京女人取出雨伞，换了鞋，亲自送我们到那个非常不起眼的民宿。

后来，我读到《金阁寺》，才知道京都人有个习惯，常会把孩子在小学时期就送往寺庙接受师父的教诲，很有点西方人从小受洗礼做礼拜的风俗。清晨五点起床开定，第一件事读经，读经三遍，读毕打扫僧舍，之后喝粥，喝粥前诵《粥座经》，粥后打扫庭院、劈柴；晚膳依然是喝粥，叫作药石时间，膳后听住持讲禅，直到九点，青灯古佛前心无旁骛。九点开枕就寝。

这是很好的习惯，从小培养敬畏，这对人的成长是宝贵的磨炼。这大概是京都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谦逊、卑微、隐忍的原因之一吧。等到长大了，性格成型了，再去接受“变形记”难度会大很多，所以慧根训练宜早。

真正的高贵是心气清高，在身体内部铸一根竹筒。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你有或没有，从外观上看一清二楚。



梅雪争春图

◎陈天勤

父亲的三个“一”

◎顾闽华

1921年10月17日，我的父亲顾云泉出生在通州石港镇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只读了三年初小，辍学后去油坊当学徒，受尽屈辱。

1942年6月，新四军陶勇部招兵，父亲成为一师三旅特务营的战士。1942年是苏北抗日反扫荡最艰难的时期，父亲参加了和日寇的多次战斗。1945年2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父亲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之后，又南下解放福建，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在福建的大山里剿匪。

1955年9月，东海舰队组建，陶勇将军任司令员。因是三旅老兵，父亲奉调上海吴淞舰队司令部工作，20世纪60年代，父亲又调至装甲部队和部队后勤农场担任场长，直至1963年转业。到地方后，父亲先后在食品公司、商业局、建筑安装公司、五交电公司等5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20世纪70年代初，他参与组建南通县建筑安装公司，为通州建筑事业打下了基础。

1963年，父亲转业时的工资是147元，在当时可算高薪。然而，我们家祖母、母亲、叔叔和我们兄妹，八口之家都指望父亲的工资生活。父亲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转业时做的灰色中山装，一穿几十年，领子磨破了翻下穿，再破，就只好补了再穿，一直穿到去世。

回想起父亲的往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略选三件叙之。

“一顿拳脚”：父亲对我们从不溺爱，我们犯了大错会受到体罚。1963年父亲转业，我转学到金沙小学。我们班有个胖小子，仗着膀大腰圆，有些蛮力，在班上称王称霸，

见我新来，总是欺负我。忍无可忍之下，我决心反击。一天，我在手心里藏一瓦片，瓦角露出中指和食指指缝间，乘胖子不备，猛击一拳，打得他嘴唇迸裂、鲜血直流，到医院缝针止血。老师领着受伤的胖子来家告状，盛怒之下的父亲一脚把我踹翻在地，接着拳脚交加，打得我满地滚爬。好在老师及时阻拦，救了我。父亲的这顿狠揍，使我心生畏惧，从此知道恃强凌弱、报复打人要承担后果的。此事过后，胖子和我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几十年后，胖子调到我单位当小车司机，尽管他上嘴唇的疤痕还依稀可辨，我们之间仍是老同学、好同事。

“一场劫难”：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从不向厄运低头。这种精神教育、感染了我们。1967年的一天清晨，我打开大门，突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啃开百年风干老生姜”，下联是“揪出油抹洞里赤练蛇”，横批“老姜巨滑顾云泉”。父亲当时任职县商业局党委书记，造反派吹响了围攻父亲的号角。接下来，是暴风骤雨般的抄家、批斗和大字报，直至把父亲押到金沙电影院连续批斗七昼夜。性格刚烈的母亲和上门抄家的造反派大骂一场后投河自尽，幸亏被路过的邻居张大哥救起。当时父亲的分管领导是县委刘少年副书记，闻讯赶来时，母亲浑身湿透、脸色发紫、不省人事。刘少年请人把母亲急送县医院救治。因此，父亲才得以暂时脱身回家照看母亲。之后，造反派没有轻易放过父亲，让他套上“走资派”的白袖套，每天清扫南山寺商业局大院。父亲坦然淡定，还让我们兄妹拿上扫把和畚箕陪他一同扫地，说是让我们劳动锻炼。人们常见一个成人在前、三个孩子在

后认真扫地的风景。父亲见了熟人还主动招呼，热情而有礼貌。一旦没人时，我和弟弟就掏出小本子，抄下大字报上批判父亲的内容，妹妹则负责望风，颇为惊险刺激。父亲看了我们抄写的东西，往往冷冷一笑，说所谓十批顾云泉，实是十批赫鲁晓夫的翻版，把我等小人物比成苏共领袖岂不滑稽之极。父亲的胆识和胸襟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遇难不怕，宠辱不惊。

“一次考试”：父亲讨厌做事马虎，经常训斥我们的话是“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希望我们学有所成。1985年，我得了病毒性角膜炎，两眼红肿，不能视物，眼看离自学考试法律专业的年考愈来愈近，心急如焚。父亲帮我出主意，让我妻子把教材内容录下来，边听录音边记忆，不用眼也能学习。父亲戴着老花镜，每天帮我复习。他依考试大纲提问，我回答，再对照标准答案，一旦遗漏和错误即刻纠正，极其认真负责。这一方法果然奏效。那次考试，《刑法学》《宪法学》两门课，我均考了86分的高分。这一经历，无意中锻炼了我的强记能力，毕业时，我取得专业总分全市第三名，受到南通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表彰和奖励。此后，我又取得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函授）本科学历，并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从而一举改变了命运。

1997年年初，父亲被查出胃癌晚期，他日渐消瘦，不能进食，疼痛难忍，但从未见他呻吟一声。从苏北抗日到闽东剿匪，十年征战，枪林弹雨，历险无数，父亲常说他是幸运的，入伍时连队一百几十位战友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所剩无几。人活七十古来稀，他能活到七十七知足了。1997年9月29日9时50分，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玉兰
一瓣

旧物

◎邢晔

总有一些旧物，堆在家里的某处不舍得抛弃，也没有心情养护渐渐积灰成垢，像一个明显的错误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去检视和扫除

所有不必留的，早就处理完毕那些不能放的，也已默默地叹息走进虚无。你甚至想不起相送一个如此相似的自己，恍惚走向岔路

你想不起年轻时，那些芬芳的校园萌生过多少次心灵的矛盾和冲突更想不起经历半生，仍然存留的票证和报刊，藏着什么事情和缘故

看着这些旧物，如汪洋之中的礁石你闭上眼睛小憩，继续那陌生的归途

紫琅
诗会